

家事琐记

劝父亲打疫苗

鲍海英

母亲进城帮我哥带孩子后，父亲就一个人留在农村老家照看几亩农田。因为不放心父亲，假日里，我和老公回家看他，刚走进村头，村支书远远地就向我招呼：“60岁以下的人可以到镇医院接种新冠疫苗了，前几天我已通知你爸了，可他不太愿意，你正好回家了，帮我们做做你爸的思想工作。”

父亲快60岁了，虽然年纪有点大，但血压、血糖都不高，他的身体一直很好。但他有个弱点，就是怕打针。

“爸，打疫苗是疫情防控需要，您要给全村的老人带个头啊。”一回到老家，我就劝导父亲。父亲没有抗拒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过几天我就去。”

回城后，我把父亲要打疫苗的事，告诉了母亲。已在城区打过疫苗的母亲，听后十分高兴。母亲说：“前天，村里有人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劝劝你爸，让他去打疫苗。我在电话里好说歹说，你爸就是不愿意。现在好了，他终于同意去打疫苗了，还是闺女说话管用。”

过了一周，那天晚上我正准备吃晚饭，母亲突然打电话对我说，父亲还是没有去打疫苗，村里的电话又催了。母亲说，父亲之所以不愿意打疫苗，除了怕疼外，关键是他担心疫苗不安全。

挂了母亲电话，我拨通父亲的电话询问，父亲把声音压得很低说：“不是说国外有疫苗打死人的吗？村里好多老人都是这样，我还是等等再说吧。”

我突然明白了父亲不肯打疫苗的症结所在，父亲还是对我们国家的疫苗缺乏了解。

那天晚上，在电话里，我和父亲聊了半个多小时的疫苗话题。我还通过手机微信，把老年人打疫苗注意事项转发给了父亲，可还是没有打消父亲的顾虑。

转眼周末又到了，那天我和母亲决定一起回老家“面谈”父亲。吃过午饭，我把话题不知不觉就扯到了打疫苗上。父亲还是不放心地说：“村里的张大婶刚打过疫苗，说胳膊有点疼，怕是什么后遗症吧？”

我一边拿着《新冠疫苗接种指南》小册子，一边对父亲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，哪有什么后遗症。打疫苗有点反应，很正常，只要是疫苗，或多或少会有点反应，但绝对不会有问题。”

父亲一向对书本知识特别信任。我把小册子打开给他看，末了他再次问我：“真的没有问题？”

“爸，我能骗您吗？肯定没有问题，多少科学家都打了呢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马上坐你车，去镇卫生院打疫苗。”听到父亲的这句话，我和母亲都感到这一次回老家没有白跑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几乎天天晚上给父亲打电话，问他有没有什么反应。父亲在电话里嘿嘿地笑着说：“没有，什么反应也没有，就连胳膊也不疼。”在父亲的笑声里，我听到了他对疫苗满满的的信任。

两代之间

儿媳教我线上挂号

方仲平

3年前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，去太原几家三甲医院看过之后，又去北京做了全面检查。在北京我和老伴住在儿子家，儿子儿媳请了假陪着我们。刚到北京那几天，有病乱投医，我们几个人这家医院进去那家医院出来，一时不知该选择哪个医院哪个大夫。后经北京的朋友介绍推荐，协和医院王大夫成为我的主治医生。

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看病的渠道有两个。一个是预约线上挂号线上诊疗，大夫和患者通过视频进行沟通；另一个是线上挂号线下门诊看病，大夫和患者门诊面对面交流，医生开处方，患者照处方拿药。

今年4月的一天，我正在网上浏览，突然看见线上有王大夫出诊的信息，我立即进入协和医院App挂号系统，按照儿媳教给我的预约挂号步骤和流程进行操作。我打电话告诉儿媳说，非常顺利地在线上抢了一个号。儿媳听完后笑着说，线下门诊看病挂的号还得去抢。

4月中旬，儿子儿媳在线上连续预约了几次都没成功挂上号，没有预约号就意味着在北京看不了病。医院规定，挂上号的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交费，否则医院将收回号源重新放号。那一次医院放号已经超过20分钟了仍未有动静，我以为这次又不行了，很沮丧地将手机退出系统。儿媳知道后，立即要求我继续保持医院挂号系统在线。儿媳还说，只要医院挂号系统没有关闭，挂号就没有结束，你就有希望抢到号。我听从儿媳的劝说，立即重新进入预约挂号系统。果不其然不到10秒钟，我抢到了一个号，系统要求在5分钟内完成交费。我立即与儿媳电话联系，儿媳怕我记不住流程，用笔把需要点击的键按顺序依次列出。在她的悉心指导下，我很快办理好线上预约挂号线下门诊看病的手续，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

老夫老妻

暖心的白米粥

李东花

心吧，回去我给你写信。”阳光下，父亲骑着车在乡间小路上飞驶，母亲站在大柳树下，心里的那根线，被父亲身影扯着，绵长绵长……

父亲退休后，母亲也随迁到了市里，他们无论去哪里，总是形影不离。

前两年，父亲病了一次，卧床几个月，胆子变得特别小，经常无端发脾气。母亲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美食，外加一小碗热气腾腾的白米粥。母亲笑眯眯地劝父亲：“山珍海味都不如咱的粥养胃，多吃点！”父亲能下床时，瘦弱的母亲把手伸向高大的父亲，当他的拐杖。在母亲搀扶下，父亲颤巍巍迈开脚步，一点一点向前挪，母亲说：“老李呀，好好锻炼，咱还一起去打门球！”在父母对视时，我看到父亲眼里有盈盈的泪光在闪烁。

父亲病愈后，写诗给母亲：“三五娇容添皱纹，二八少童白鬓眉，知遇虽逾五十年，犹恨未早十五春！”我每次想起父母相处的画面时，心湖如清风拂过，腾起细碎的波纹来，每个皱褶里都是柔软的温情。

不禁感慨，有一种爱，不必华美，朴素如一碗白米粥，捧在手心却是刚刚好的温度，暖胃、暖心，也暖了长长的岁月，亦如我的父母，日暮晨昏，相伴相依。

真情时刻

可敬的姥姥

赵新伟

姥姥其实是我爱人的姥姥，我被她的人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动，对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。

姥姥90多岁，是一名追随中国共产党一生的普通老兵。姥姥出生于陕西黄土高坡的贫瘠土地上，从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1935年，共产党到了陕北，贫苦人民有了吃穿，脸上有了笑容。姥姥参了军，当了一名卫生员，与从山西转战来的姥爷结为伉俪。后来，她跟随第四野战军转战东北各地，在战争烽火中成长。姥姥后来常说：“想想牺牲的战士，再大的苦也不叫苦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咱们多幸福。”部队南下时，由于姥爷家老人需要照顾，便向组织提出要求，一家人回到了孝义县。

后来，姥姥到了山西省中医研究院工作。姥姥生了6个孩子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为了生活，下班后还得领着大一点的孩子捡菜叶、捡煤核。后来，姥爷因工作和生活的重压早早过世，姥姥独自扛起了一个家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，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，姥姥家也不愁吃喝了。由于姥姥参加革命早，家里人口多，姥姥家分配到了较大面积的楼房，姥姥的工资也提

高了。后来，姥姥家的孩子都陆续结婚搬了出去，姥姥也离休了，她就把家当成了招待所。从陕西和从孝义县来看病的亲戚和老乡住在家里，姥姥给他们做上病号饭，看完病还给买上车票。姥姥经常人不敷出，衣服都是子女给买的。

1995年，我和妻子结婚后没有房子住，上班很远的妻子怀孕后，姥姥心疼她，便对我说：“姥姥这里虽然乱，可离红红上班近，你们就住在这里吧。”我刚住下时很拘谨，感到不自在，经常下班买东西回去。姥姥略带威严地说：“你们还没房，不要乱花钱，只要不挑食，姥姥吃住全管。”我那时开火车，经常晚上10点后才回家，姥姥没一句怨言。见我回来晚，就给我留下饭菜。在这期间，星期天老有个小姑娘来看姥姥，后来才知道是姥姥资助的陕北老乡。就这样在姥姥家住了五年。后来，单位分了房子，姥姥偷偷给了我一个装钱的信封，说道：“别嫌少，家里人太多，条件有限。”

每逢节假日，晚辈和她资助过的人都自发地去看她，姥姥90多岁还到厨房亲自炖肉，这时候笑得最开心。她常常对晚辈说：“感谢共产党，让我们过上幸福生活。”

心语传真

“专家”相伴

雨凡

日久天长，忽地发现身边一直有位“专家”相伴，指导生活、指引人生。她便是我的母亲。

童年时期，家庭贫困，母亲将废布料裁剪成小块，裹上玉米粒、谷粒，细密地缝成或方或圆、精致漂亮的沙包；挑四面的猪骨、羊骨，细细打磨、着色，供抓子游戏……母亲还时常用五彩布料拼缝书包、蒲团，剪窗花、做纸花、蒸花馍样样拿手。那时，母亲就是我的“民间艺术专家”，总能用她的巧手展示出精美实用的工艺。

孩子的胃，总被母亲握在手心。春有春卷、榆钱饭，夏有凉粉、拌苦瓜，秋有羊杂、南瓜粥，冬有煎饼、拆骨肉。这些美食皆在母亲的手中花样翻新，育我成长……那时，母亲就是我的“营养美食专家”，总能用她的爱做出令人垂涎的美味。

家境艰难时，母亲曾在庙会上卖炒瓜子，她捡过废品，养过兔，放过羊。大字不识的母亲，一直用她的勤劳和坚韧，维持着全家生计，供我们兄弟仨上学，直至成家。工作时，母亲帮我管工资、搞储蓄；结婚时，母亲帮我理事务、清账目。那时，母亲是我的“家庭理财专家”，总能用她的真心感染我赢得和谐人际。

她的勤俭把日子过红火。

刚参加工作，初涉社会的我焦头烂额、信心全无。母亲便时常开导、安慰我：不管别人怎么看、怎么做，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；不要计较太多，多干事、少说话，只要尽心就好。母亲的话响在耳边，更融进心里。那时，母亲就是我的“心理咨询专家”，总能用她简单质朴的道理助我打开心结。

妻子怀孕时，母亲一直照顾左右；妻子生产时，母亲更是忙前忙后；妻子坐月子，母亲用心烹制，精心护理，没让妻子落下病根。女儿尚小，母亲便时刻提醒我们打防疫针；每遇女儿小病小恙，母亲更是我俩的主心骨。那时，母亲就是家里的“孕婴护理专家”，总能用她的经验排除各种疑难。

朋友结婚缺钱，母亲主动拿出她的积蓄，让我给朋友救急。母亲说，朋友如兄弟，有困难就要帮一把。逢年过节给父母买礼物，母亲都要问给岳父母买了没，说，要像孝顺父母一样孝敬岳父母。那时，母亲就是我的“人际关系专家”，总能用她的真心感染我赢得和谐人际。